

括檢之條斯寔王化之本故僧條俗格代代
滋彰此乃禁非豈成除毀傳氏通入廢限是
謂披毛之夫終淪塗炭可悲之甚矣奕學周
子史意在誅除搜揚列代論佛法者莫委存
廢通疏二十五人大略有二初則崇敬佛法
恐有淫穢故須沙汰務得住持其二則憎嫉
昌顯危身挾怨故須除蕩以暢肅襟初列住
持王臣一十四人傳奕高識傳通列爲廢除
者今簡則興隆之人

宋世祖

唐高祖

王度

顏延之

蕭摹之

周朗

虞惠

張普惠

李瑒

衛元嵩

顧歡

邢子才

高道讓

盧思道

一列毀滅王臣一十一人傳奕高識傳列爲

高識之人今尋乃是廢滅者

魏太武

周高祖

蔡謨

劉晝

陽銜之

荀濟

章仇子陀

劉惠琳

范鎮

李緒

傅奕

減省除

王文同

初序沙汰僧衆者夫以梯糧之穢青田榮華
之弊白首者良有以也故六羣之過興舍衛
十溫之僞起毗離大聖因立條章無學由而
典六

正犯遂有七擅量其小失四法拔其大愆張
網目而示三千顯律儀而陳八萬故得正像
咸稱有道内外同号無塵自法漸王明金科
之刑無墜僧羅海岳藏疾之隙滋彰舉統以
法繩之烹鮮之儀可覲隨機以時勸勉控泥
之喻自隣人誰無過垂珠之誠有津醜迹易
欣捕耳之失難覩所以宋唐兩帝王顏等賢
鑒物性之昏明曉時緣之淳薄縱釋門之紛
蕩則淄澑一亂彈僧徒之得失則涇渭殊流
斥貪競之鄙夫毀藏積之僧淳存高尚之道
德延重惠以攝人至如漢魏齊梁之爲政也
恢恢天網取漏吞舟察察王政事兼苛濫所

以大弘佛法通濟於五乘該洽明時陶漸於清濁使濁者知歸令自新於大造清者容養悟適化之多方其猶大赦天下逋逃因之改容忘瑕納衆羣小以之遷善堯舜豈非聖主而化不及丹朱漢祖焉樂亂階而亮貫高之逆孔明季路雖僻而預昇堂釋種達多乃邪而參清衆是知權道抑揚神幾利用或收或縱事出乘時後序除廢三寶意者夫以保形存命有生之所貴重財愛食鄙俗之共珍故位稱大寶無以摧於死生力拔青山莫有亡於老病斯佛教也故四山常逼王位非常三相恒遷生涯有數斯實錄也俗有識記之傳

典六
三

不知由何而得或云口授或述符圖虛然顯密布露士俗竊以五運更襲帝者一人自餘凡叟誰之顧錄周祖已前有忌黑者云有黑人次膺天位故齊宣惶怖欲誅稠禪師稠以情問云有黑人當臨天位稠曰斯浪言也黑無過漆漆可作耶齊宣妄解手殺第七弟渙

故可笑也周太祖初承俗識我名黑泰可以當之既入關中改爲黑皂朝章野服咸悉同之令僧衣黃以從識緯武帝雄略初不齒之張賓定霸元嵩賦詩重道疑佛將行廢立有實禪師者釋門之望帝亦欽重私問後連是誰應得實曰非僧所知帝曰如識所傳云黑者應得僧多衣黑竊有所疑實曰僧但一身誰所扶翼決非僧也帝曰僧非得者黑者是誰實曰至尊大人保信浪語外相若聞豈言至聖黑者大有老烏亦黑大豆亦黑如是非一可亦得耶帝聞有姓烏姓竇者假過誅之元其情本疑意在釋遂即蕩除魏太武本是戎鄉素無文墨八歲登位一信崔浩故兩帝厚身信讒信讖陵殘佛化自取殃及旋踵更興興由時來不在人力故經傳云佛化惟遠終於六萬歲時住持小聖功在九億無學不可削也蔡謨已下上事諸賢並挾私忿於僧有隙發憤忘身何況佛法極筆而書罪狀深

文而挂刑網禦賊以驚視聽妖胡而動王臣

且律令條章未若凝脂之密滔滔天網自有
陷目之夫言賊斯即盜科述妖乃當死例書
表盛云妖賊未識妖賊是誰可謂匿名之書
足投諸火如須勘檢虛迹自形前後上事雖
有十賢苟濟一夫差有才用自餘連寫未足

人聞傳奕後來謂自脫穎言無典據才氣虛
劣瓦礫云寶賢愚所輕然奕素本道門起家
貧賤投僧乞貸不遂所懷蓄憤致嫌固其本
志武德之始西來入京投道士王歸歸左道
之望都邑所知見其飢寒延居私宅歸通人
也待以上賓三數日間遂通其婦入堂宴語

典六

四

曾不避人歸有兒子爲僧寺近歸宅因往見
之奕大瞋怒僧便告歸歸初不信曰傳奕貧
士我將接在宅豈爲不軌耶僧曰叔若有疑
可一往視相將至宅果如所言歸掩氣而旋
歸有女聲爲果毅常以爲言奕既竊妻而傳
妖不可筭矣如唐吏部唐臨冥報所傳神爲

泥人固其宜哉如別所顯

隋大業八年天子在遼有王文同者郊東王
堡人也夙與僧爭水碓之利勑令巡問軍實
乃矯詔集僧三木加身考令臣友并令引邑
義同謀遂誅翦僧徒於河間郡殺道俗近一
千人傳符達於蒲州酷聲遍於天下時竇慶

爲河東太守以狀奏聞帝大怒於河間戮之
未及加刑百姓讐之生斂乃及於土地以此
反例下述及僧亦相符此然初因僧起謗毀
佛法感因宿忿不思累劫之溺而欲一時泄
之泄在帝臣非關上事非位不謀已如前咎
徒爲舉斧終陷磨肯故集者隨傳叙之庶後
葉之龜鏡也

後魏世祖

周高祖

宋世祖

唐高祖

趙王度

晉蔡謨

宋顏延之

宋蕭摹之

宋周朗

齊劉畫

魏楊銜之

典六

五

後魏世祖太武皇帝初立道學置道壇廢佛宗帝姓託跋氏諱伏釐後名燾鮮卑胡人之別種也西晉之亂有託跋盧據有朔方晉就封爲代王盧孫什翼犍或云珪部落逾盛衆十萬北連雲中西據陰山雲中南去漢塞四千里以東晉孝武太元初南至朔東三百里平城爲都二十餘歲依華造殿宗事佛道登位三十四年至晉帝隆安中第三主託跋壽立時年八歲尚在幼冲信任司徒崔浩浩尤不信佛情重李老仙術以道德經授帝令調味因便重之登位二年召天下方士有道士寇謙之者道門之魁傑也自云於嵩高值天尊飛下召謙賜以天師之号令奉太平真君置靜輪天宮可獲仙道列辟聞之若遺而浩深信之帝由是於平城郊置道場方二百步重層崇峻并備厚禮具如釋老志所述後改号太平真君以遂寇謙之道命也因蓋吳作亂關中有沙門畜弓矢浩便進說與吳通謀

遂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四方亦然唯留臺下至真君七年遂一切蕩除坑僧破像自以爲得志也爲讒所竊幽殺太子惡疾殃身方族誅崔浩何嗟及矣不久爲閻人宗慶所殺便崩其孫嗣立即開佛法天下大明第六帝孝文是稱文祖改姓爲元改代爲魏去胡服祖官名衣冠華夏移都河洛佛法大興然世祖勇於武略怯於文雄輕於自審重於信僞而奕叔爲命世之明后寔誣也哉尋奕搜檢列代上事言及釋門者大略五焉前已顯之今重昌辨一以業運冥昧報果交加二以教指俗僞終歸空滅三以寺宇崇麗顧陵嫉之四以僧有雜行抄掠財色五以僧本緣俗位隆抗禮五相雖感多以雜行者爲言焉斯不達之曲士也夫出家者取其發足超方形心異俗執持聖種震懾魔王天帝尚來下拜龍神無不奉者非無五三雜行犯法負心婆娑於色味貪饕於名利斯等行乖佛化正法猶

穢涅槃謂爲禿人梵網呼爲大賊戒海如屍不納僧條財法絕之斯禁顯然妄咎於佛深不可也至如俗士純臣有國常有行貞潔者重之爲貪競者罪之可以見一士乖僻合國並誅一官濁盪舉朝同翦斯不可也事見後魏書及十六國春秋世祖見一寺過起通國

斬僧無間少長一時殘戮可謂虜官長也判事雷同奕引以爲明略明者逃矣又以見僧受供厚禮頻繁自不能拔妬而增狀僧爲福田奉之自獲其報官是攝政祿之以盛其功今王賜臣下讓祿者是誰俗施僧財不受者常有無祿之官不聞於國受俸之士充物九州豈以一士受賄朝廷爲之廢務一僧濫施釋門由此致嫌又不可也是知清濁異途道俗通有憲臺繩糾於失法詳刑科處於重輕斯俗政也戒律以檢於七非擯罰以正於三格僧制以遮其外犯法令以勗其內心此佛教也是則道俗律令具足光明昭彰於四俗

顯昌於五衆有何不盡須尔上言所以

上帝高居於九重殼鑒四海列辟靡鹽於王事職司其憂尔非其司委行干政徒爲濫職何用當官故後之上事希有從之者故經說四依擬分僞濫人識難辨法智易明何得見一僧行過上累佛宗見一戒或虧便輕正法

典六

七

止可以道廢人以人不弘道也不可以人廢道以道高出天人抑又詳之今以五常檢人何人能具五孝檢士何士備之讀易而忽陰陽講禮而存倨傲閭君賊臣代代常有尸祿亂政時時更繁孔門三千顏生獨爲德行君子二十九代唐堯常據其言初略述統詳則

釋門藻鏡者殷矣

二周祖武皇帝志存道學躬受符籙精忌佛門帝姓宇文氏諱邕太祖魏丞相黑泰之第三子也族本鮮卑元魏之末太祖挾魏平陽王西頓關中經魏四帝二十三年薨世子洛陽公受魏禪稱周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爲

帝四年崩謚明帝兒小立弟魯國公爲帝即高祖也改号保定元年深謀獨斷猜忌爲心晦迹親疎以蒙智術保定六年改元天和前後經于一紀大冢宰晉國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躬受遺詔輔翼帝圖雄略攝御光時佐國恐有廢立便引入內殺之并子十人族

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誅除雄武摧翦杆城慮遠權衡英威自若而能克己勵精露懷臣下常袍菲食勞謙自持躬履行陣步涉山谷故得士卒之心死而不厭時有識記忌於黑衣謂沙門中次當襲運故帝初大信佛以事逼身遂行廢蕩以建德三年納道士張賓僕辯便滅二教更立通道觀用暢本懷至建德五年平齊既訖自以爲滅法之福祐也改元宣政至五月因癟而崩於雲陽子贊嗣位殺齊王父子十人正月一日改元大成禪位其子衍改元大象自号天元皇帝便開佛法然則禍深福淺過掩其功明年五月崩謚曰文宣

後年正月改元大定二月內禪位有隋故矣述云觀武帝爲政果決能斷此其志也旣除妖邪之教唯務強兵五年之間大勲斯集盛矣其有成功也集者曰奕云無佛則國安祚遠如何周祖誅除纔了凶崩忽臨則奕爲狂矣然則武帝唯武曾不遲疑隨心快意便行

典六

八

誅戮害叔毀佛欺調已深祚促曆移固其宜矣況復癟及其身呼嗟何及殃鍾禍集又可悲涼乃以指正佛爲妖邪指僞道爲師奉閻君荒主豈待夏殷固謚法之司魏周滅法之主俱爲武者不亦宜乎餘有除毀相狀感於苦報如別具述

三宋世祖孝武皇帝沙汰僧徒并致政事帝姓劉氏諱駿文帝之第三子也爲父討逆斬兄邵於南郊并子三十人自立改元孝建二年誅叔義宣大明二年誅王僧達父子有術改元大象自号天元皇帝便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

以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
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遂
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詔雖嚴
重竟不施行先是晉成帝時庾冰專政欲令
沙門致敬王者何充王謐等駁議不同及桓
玄篡位復述前議俱不果行備如別述出祖

以大明六年使有司奏議令僧致敬旣行剗
斷之虐鞭顚皴面而斬之人不勝其酷也且
僧拜非經國之典亦不行之大明八年崩子
業立尋爲明帝所奪而傅奕叙爲高識之帝
濫刑何識之可高耶倏忽絕嗣身名俱滅可
爲殼鑒矣案蕭子顯述曰宋氏自稱水德承

典六

九

運典午正位八君十年五紀四經絕嫡三号

中興間關禍難相陵骨肉何可言哉

四大唐高祖太武皇帝沙汰釋李二宗詔帝
以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詔澄簡肅清遺法
非謂除滅尤爲失旨故詔云朕膺期馭宇興
隆教法深思利益情在護持使玉石區分薰

藉有辨長存妙道求固福田正本澄源宜從
沙汰斯正詔也而奕叙爲滅法則誣君罪囚
值容養寬政網漏吞舟故存其首領耳餘如
後述

奕又引元魏尚書令任城王澄奏議不許邑
里更造伽藍妨人居住又引尚書令高肇奏
在匡政理教除其僻險斯之詳糾弘護之規
諫矣

五後趙中書太原王度奏議序石虎下書問
曰佛号世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無爵秩者
爲應得事佛不又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
精潔然後可爲道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
避役多非其人可料簡詳議度奏以王者郊
祀天地祭奉百神故禮有恒饗佛生西域非
中華所奉漢氏初得其道唯聽西域人立寺
都邑魏承漢制趙由舊章請趙人不聽詣寺
已爲沙門者遣還初服朝士多同此議虎下

詔曰度議佛是外神非諸華所奉朕出邊戎宜從本俗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則苟允事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爲道士樂事佛者悉聽餘有奕爲潤飾多陳妖詐道家之書僞妄自昔黃書合氣士女淫行赤章厭禱幽明亂起是知妄作者凶亂俗者殺罪有餘矣何者奕云佛圖澄令弟子遊說郡國支遁之徒爲其股肱翻三玄妙旨文飾邪教斯言訛謗天地不容何者佛圖澄者得聖之人也乳孔流光不假燈炬之照占鏡映掌坐觀成敗之儀兩主奉之若神百辟敬之如佛預啓東儲之貳前表石葱之禍及難生妖現諫虎以刑濫法

典六
十

深饗壽不遙斯言甚切而奕乃云令虎殺姪取其帝位何斯言之過歟又云支遁之徒爲其羽翼晉氏南度止一造林雖是同時江山胡越安得散身奔北股肱趙朝又云翻三玄妙旨文飾邪教此亦虛言何得妄旨且道之迷作止在五千自餘千卷都是虛詐備詳魏

日姜斌事乎然則自忖者審謂僧亦然且佛之教義綸綜有歸前後文理無相乖競尋繹道經濫竊何甚不能自立一義並傍佛宗或四果十地連寫內經或地獄天堂全書佛旨斯並業行之昇沉報因之盛則也問以位行階級則事逾河漢如何敘集圖傳迷俗亂真無纖毫以助化有山岳之負犯枉沒卒歲又可悲夫

六蔡謨字道明陳留人晉太常彭城王紘表以肅祖好佛道手畫形像於樂賢堂經歷寇難而堂猶存宜勑著作咸使作頌顯宗出紘表博議謨曰佛者夷人唯聞變夷從夏不聞

變夏從夷先帝天縱多才聊畫此像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今欲發王命勑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康帝即位拜司徒永和四年五月詔書下固執不就上疏乞骸骨及孝宗臨軒徵謨不至自旦至中皇太后詔罷朝公卿奏送謨

典六

十一

廷尉以正刑書謨率子弟素服詣廷尉待罪
詔免爲庶人便杜門不出斯並剛復之鄙夫
井坎之固量也而奕叙爲純臣未爲駕論何
者謨之諷議局據神州一域以此爲中國也
佛則通據閻浮一洲以此爲邊地也即目而
叙斯國東據海岸三方則無無則不可謂無
邊可見也此洲而談四周環海天竺地之中
心夏至北行方中無影則天地之正國也故
佛生焉況復隄封所及三千日月萬億天地
之中央也唯佛所統非謨能曉且庸庶生
常保苟冰執自古同謂家自爲我土樂人自
以爲我民良不足怪也中原嵩洛土圭側景
以爲中也乃是神州之別中耳至時餘分不
能定之江表島夷地卑氣厲情志飛揚故曰
揚州晉氏奔之更稱文國變夷從夏斯言有
由則孔子居九夷非陋也且有德則君人無
道則勃亂故夏禹生於西羌文王長於東夷
元魏託跋宗族北狄並君臨瀆岳嚮明南面

豈以生不在諸華而逆其風化也至如由余
西戎孤臣秦穆因而霸立日磾犧狁微類漢
武納而位存故知道在則尊未拘於夷夏也
蔡謨堅固自守未曰通人拒詔違命負罪殿
廢正刑可矣抑又詳之盈尺徑寸之珠璧本
惟絕域窮神達理之睿聖不限方維故崆峒
非九州之限崑崙乃五竺之地而黃帝軒轅
並西奔而趣之李老尹喜又接武而登之斯
何故耶知可歸矣且見機而作無俟准的至
如夏桀之爲政也焚黃圖誅龍逢秦政之酷
暴也燒經籍坑儒士時俗傳之無道之君也
然埏埴壘瓦非曰桀功起子皇帝末尊呂德
然累葉盛行義須褒貶古人有言堯舜未必
全聖桀紂何能極愚然而並歸咎於夏殷尊
嚴於唐虞者偏黨不倫之詭經也蔡氏褊隘
何足可稱唐特進鄭公魏徵策有百條其一
條曰問佛經興行早晚得失

荅珠星夜墮佛生於周辰白馬朝來法興於

典六

漢出故唐堯虞舜靡得詳焉孔子周公安能述也然則法王自在變化無窮納須弥於芥子之中覆日月於蓮花之下法雲慧雨明珠寶船出諸子於火宅濟群生於苦海磬得磁則截骨而斷筋車得膏則馬利而輪疾誠須精心迴向執志歸依宜信傅毅之言無從蔡謨之議斯國之重臣也可謂高識有歸故太宗敬而制碑手書其石拊蒼于昭陵爲萬代之模楷也蔡謨年事俱盡功用罕施自揣無能而固辭於公政可也而叙華夷事隔末曰通人又不足可稱焉

七宋顏延之琅琊人有文章好飲酒放達不護細行宋元嘉中遷太常沙門慧琳以才學迴拔爲太祖所賞每升獨榻之禮延之嫉焉曰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帝變色奕敘之爲名士斯可知也以琳得寵於文帝延之非蒞政之能官嫉而譏之既不預朝廷退居里閭子皴爲揚州刺史乘軒還宅延之負

杖避而譏之不營產業布衣蔬食獨遊野外時諺以其不參朝賢而顯論所不及豈不以無預獨搃之榮嫉琳而謂刑餘也餘如達性論所評議也然顏公著論褒讚極多至如通佛影迹通佛頂齒爪通佛衣鉢杖通佛二釤不然皆置言高拔羣英之所模楷者刑餘之

典六十三

言一時之貳琳耳其四論並見宋陸澄續法論

八蕭摹之蘭陵人宋元嘉十二年爲丹陽尹奏稱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自頃已來敬情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違中越制宜加檢裁不爲之防流遁未已請今後鑄銅像造塔寺先詣所在陳事列言待報聽造觀斯奏狀抑止奔競非曰除滅斯寔住持之相居然昌顯矣

九周朗汝南人宋世祖時仕廬陵王史上書曰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舒引容潤既亦廣

矣而假糅醫術託以卜數外刑不容內教不

悔而橫天地之間莫之紀察今宜伸嚴佛律

禪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宜罷遣餘則隨其藝行各爲之條例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已往者雖

侯王家子亦不宜拘意同前矣

第十虞愿會稽人事宋明爲中書善容止直忤言帝好奕頗廢政事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好帝怒令拽下殿初無懼色二三日復召來明帝以下所居故第起湘宮寺制置宏壯愿曰此寺穿掘傷蟻蟻壞瓦焚虫豸勞役之苦百姓筋力敗妻貨子呼嗟滿路佛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無知作之何益忤旨出守晉安此寔大慈之本懷得佛之遺寄而奕謂爲除彈匪其意乎

十一魏張普濟常山人善百家之說太和中遷諫議大夫至孝明立不親視朝過崇佛法自行姪穢其黨例有妻孥故李耳李思王之編戶張衡張魯天師子孫宗胤顯然無宜不知今日道士何爲効僧遠財絕色清高獨往不拘俗累甚可怪也故奕重其財色毀僧同之如老子化胡經云旣化明王令尹喜爲佛性強梁者毀形絕好斷其妻娶不令紹

郊廟之事多委有司營造寺像略無休息乃上諫略云

伏願淑慎威儀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紓朔望之禮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書奏不報濟諫如此而

典六十四

嗣故名沙門自餘軟善任從其本則妻子不絕也約斯論事觀中道士衣冠容制不異俗流妻子承嗣義依道法不可怪也是以仙童玉女侍老君之側黃庭朱戶述命門之事深欲擬僧斯蹤難泯遂行流謗固其然哉

十二 魏李暘趙人魏延昌末爲高陽王友子

時人多絕戶爲沙門暘上言曰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既殊區分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嗣然則絕嗣之罪大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寧有弃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靈太后責以鬼教謗毀佛法暘曰竊欲清明

典六十五

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弃真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三皇五帝皆号爲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靈太后不罪後遇害於河陰

詳暘上言欲沙汰僻左非爲疵謗矣

十三 劉晝渤海人才術不能自給齊不士之著高才不遇傳以自况也上書言佛法詭詐避役者以爲林藪又詆訶謠蕩有尼有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狀難言今僧尼二百許万并俗女向有四百餘万六月一

損胎如是則年族二百万戶矣驗此佛是疫胎之鬼也全非聖人之言道士非老莊之本籍佛邪說爲其配坐而已詳晝此言殊塵聽視專言墮胎殺子豈是正士言哉孔子見人一善而亡其百非鮑生見人一惡而終身不志弘隘之迹斷可知矣狂哲之心相去遠矣

然則天下高尚沙門有逾百万財色不顧名位莫緣斯德隱之妾張姪殺一年誅二子沙門且然一歲有二男編戶誰是吐言孟浪未足廣之而奕重爲正諫及後上事還陳此略考校則劉晝之門人矣

十四 陽衡之北平人元魏末爲祕書監見寺

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
洛陽伽藍記言不恤衆庶也後上書述釋教
虛誕有爲徒費無執戈以衛國有飢寒於色
養逃役之流僕隸之類避苦就樂非修道者
又佛言有爲虛妄皆是妄想道人深知佛理
故違虛其罪啓又廣引財事乞貸貪積無厭

又云讀佛經者尊同帝王寫佛盡師全無恭
敬請沙門等同孔老拜俗班之國史行多浮
險者乞立嚴勒知其真僞然後佛法可遵師
徒無濫則逃兵之徒還歸本役國富兵多天
下幸甚銜之此奏大同劉畫之詞言多庸猥
不經周孔故雖上事終委而不施行而奕美

典六

十六

之徹於府省致使浮遊浪宕之語備寫不遺
斯乃曲士之沉鬱非通人之留意也

廣弘明集卷第六

典六

傳奕付亦二音猜忌上七才反妄剪上音衫憤伐也清峻閏反私怒粉

也訕謗上所間所晏二反亦謗也

頽墜徒回反也

也

